

# 丰子恺 精选集

雨露 杜黎明等 / 编

现代文学名家书系

语文新课标必读



远方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现代文学名家书系

# 丰子恺精选集

雨露 杜黎明等/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秋 枫

语文新课标必读  
现代文学名家书系·丰子恺精选集

---

编者 雨露 杜黎明等  
出版 远方出版社  
社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大中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600 千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89-7/G·350  
总定价 1056.00 元  
本册定价 25.00 元

---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讫，为 1917 到 1949，约三十年。它的发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因此往往也作“五四新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上承古代、近代文学，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时期。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沈从文、丁玲、闻一多、徐志摩、萧红等，他们以他们的小说、散文、新诗、戏剧作品，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

轻推现代文学之门，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它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自由、潇洒而灵动的旋律。我们和老舍一起品评红墙碧瓦的北京城，见林语堂点起烟斗思量秋天的况味，与徐志摩挥挥手与康桥话别，共鲁迅笔走游龙写下没齿不忘的纪念；我们窥视到社会动荡中人们精神的嬗变，震撼于内忧外患下华夏土地上的悲鸣，感受着死水微澜中的垂死挣扎，体味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内心的悸动。

然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

破天惊，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有鉴于此，本社经过精心选择，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里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散文的代表作，每人汇成一集，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面貌和实绩，合则可以总览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期待年轻的读者们能重新发现进而体会到它们的启蒙意义，再次敲响那一架架思想的沉钟。

盼望这钟声不息！

五四的精神不息！

文学的发聩不息！

编者

# 目 录

一 童年的梦 .....	[1]
学画回忆 .....	[1]
梦 痕 .....	[7]
忆儿时 .....	[12]
二 纯洁的心 .....	[19]
华瞻的日记 .....	[19]
给我的孩子们 .....	[24]
儿 女 .....	[27]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	[31]
南颖访问记 .....	[36]
三 人生咏叹 .....	[41]
渐 .....	[41]
秋 .....	[44]
阿 难 .....	[48]
四 人生与社会生活 .....	[51]
作客者言 .....	[51]
两场闹 .....	[60]
肉 腿 .....	[64]

车厢社会 .....	[68]
旧上海 .....	[73]
<b>五 人生与艺术</b> .....	[80]
美与同情 .....	[80]
艺术三昧 .....	[84]
美术与人生 .....	[86]
图画与人生 .....	[87]
艺术的效果 .....	[94]
艺术的园地 .....	[100]
漫画集《人间相》序言 .....	[109]
《画中有诗》自序 .....	[110]
《子恺漫画选》自序 .....	[110]
<b>六 闲趣</b> .....	[114]
闲居 .....	[114]
沙坪的美酒 .....	[117]
吃酒 .....	[120]
<b>七 随想录</b> .....	[125]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	[125]
大账簿 .....	[128]
翦网 .....	[132]
春 .....	[134]
吃瓜子 .....	[138]
初冬浴日漫感 .....	[144]
实行的悲哀 .....	[146]
赤栏桥外柳千条 .....	[150]
手指 .....	[154]
家 .....	[159]
爆炒米花 .....	[164]
暂时脱离尘世 .....	[167]

八 故乡风物故乡人 .....	[169]
癞六伯 .....	[169]
塘 栖 .....	[172]
王困困 .....	[174]
歪鲈婆阿三 .....	[177]
四轩柱 .....	[180]
阿 庆 .....	[185]
元帅菩萨 .....	[187]
九 故园之恋 .....	[190]
还我缘缘堂 .....	[190]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	[193]
辞缘缘堂 .....	[201]
十 严师好友教人忆 .....	[224]
伯豪之死 .....	[224]
陋 巷 .....	[233]
怀李叔同先生 .....	[237]
悼夏丐尊先生 .....	[244]
湖畔夜饮 .....	[249]
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 .....	[253]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	[256]
十一 好水好山看不足 .....	[260]
钱江看潮记 .....	[260]
桂林的山 .....	[264]
庐山游记 .....	[267]
黄山松 .....	[278]
黄山印象 .....	[280]
不肯去观音院 .....	[283]
十二 万物皆灵 .....	[287]



现 代 文 学 名 家 书 系

蝌 蚪	.....	[287]
杨 柳	.....	[294]
生 机	.....	[297]
白 鹅	.....	[300]
敬 礼	.....	[304]
阿 味	.....	[307]

# 一 童年的梦

## 学画回忆

我七八岁时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来又读《千家诗》。《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幅木板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像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意思，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我家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像，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但那书的纸不是道林纸，而是很薄的；二纸，颜色涂在上面的纸上，渗透了下面好几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得更深。等得着好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一只红像、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

手心；被母亲和大姊劝住了，终于没有打。我哭了一顿，把颜料盘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盘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后来母亲和诸姊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吃手心。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看到了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亏得红英想工好；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结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弄得很龌龊，曾经受大姊的责骂。这本书至今还存在，我晒旧书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龌龊了的柳柳州像来看：穿着很长的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回思我当日首先就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像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感兴味罢。后来，我的“印画”的技术渐渐进步。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颜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

都很喜欢，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问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同在现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是不敢公开的。我好像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吸的，同学们好像是上了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先生在馆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

等到下午，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弄画。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同学们便像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

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报酬，但不是稿费或润笔，而是种种玩意儿：金铃子一对连纸匣；握空老菱壳一只，可以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云”字顺治铜钱一枚（有的顺治铜钱，后面有一个字，字共二十种。我们儿时听大人说，积得了一套，用绳编成宝剑形状，挂在床上，夜间一切鬼都不敢走近来。但其中，好像是“云”字，最不易得；往往为缺少此一字而编不成宝剑。故这种铜钱在当时的我们之间是一种贵重的赠品），或者铜管子（就是当时炮船上用的后膛枪子弹的壳）一个。

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意见冲突，相打起来，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审问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为画；追求画的来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厉声喊我走过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头不睬，但觉得手心里火热了。终于先生走过来了。我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并不拉我的手，却问我“这画是不是你画的？”我

回答一个“是”字，预备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体拉开，抽开我的抽斗，搜查起来。我的画谱、颜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画，就都被他搜出。我以为这些东西全被没收了：结果不然，他但把画谱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过了好一会，先生旋转头来叱一声“读！”大家朗朗地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件案子便停顿了。我偷眼看先生，见他吧画谱一张一张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时候我挟了书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个揖，他换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语气对我说，“这书明天给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

“你能照这样子画一个大的么？”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说“好”。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挟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向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面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大姊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

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钩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沾些风光。”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成了一个小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先生看了点头。次日画就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放学，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每天来访先生的那个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藹地对我说：“你给我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姊

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料。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 fresco<sup>①</sup>画法相似。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此后我的“画家”名誉更高；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我再向大姊商量。她说二姊丈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我到二姊丈家，果然看见他们有种种特别的画具：玻璃九宫格、擦笔、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请教了些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色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姊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

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暑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

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学画的人作借镜罢。

## 梦 痕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做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



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

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像个烧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

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所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支水烟管……捏到手上的齜齜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三不像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